

◆蔡崇達的新作《草民》聚焦小人物的故事。



千百年來，文人筆下的故鄉，各有不同的模樣。對作家蔡崇達而言，故鄉永遠是燦爛的金色，也是內心強有力的支點，使我們在世事繁雜中也擁有抵達遠方的力量，「我們都是注定重新發明故鄉的一代，因為我們必須要找到內心的支點。你只有看清楚自己從哪來，你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走。」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蔡崇達早前攜新作《草民》赴香港書展，以「注定重新發明故鄉的一代」為題，引領讀者探尋生命來處，在遠方獲得精神力量。《草民》是蔡崇達「金色故鄉三部曲」的終章，在完成了這本書後，他「才終於把故鄉生下來，才找到自由，才更有力量去遠方」。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，他闡釋了系列中《皮囊》《命運》與《草民》之間的關聯與區別：「這三本書就像是從三個維度分別抵達了我們的來處，闡釋了我們作為人與這世間的關係，以及我們在這世界裏如何建構彼此的精神秩序。」

剖開內心最痛處 向故鄉求救

寫散文集《皮囊》那年，蔡崇達29歲，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擔任主編，對自己的規劃是在媒體領域贏得獎項的認可。但當他真正拿到這些榮譽之後，父親的去世卻使他陷入了巨大的迷茫。「事實上，我寫《皮囊》的時候正處於應激狀態，我的內心有很多命題，像瘋狗一樣把靈魂逼到牆角。我躲到了一個地方，然後打開內心，哪裏痛就摺往哪裏，一刀一筆地剖開。」

以筆清創的他後來才知道，當年的那個動作，其實是在轉身向故鄉求救，「寫完《皮囊》之後，我才意識到回家的重要性，或者說每個人回到自己根部的重要性。我們都是既告別家鄉，又永遠無法抵達遠方的人，如果內心沒有這樣一個支點，是無法生發出力量的。」所以，他試圖用文字拓出離去的一個個親人的樣子，也試圖用文字抵達自己內心深處曾有過的，他人靈魂的印記。

描繪小人物群像 建構精神秩序

世事無常，正如《草民》中所提到的「颱風來了」，「如果要在颱風中護住一棵樹，就要去加固它的根部；當我們準備迎接世間的風暴時，也要去強化自己的根部，讓自己內心的支點有更強的力量。」正是有了這種意識，蔡崇達開始動筆書寫《命運》和《草民》，兩本書同時構思，卻又各自生長。長篇小說《命運》圍繞着歷經五代離合的小人物「阿太」而展開，通過刻畫她及身邊人與世界相處的方式，透視命運的模樣，「人最恐懼的通常是看不見的東西，當你知道命運是什麼樣的，其實你就沒那麼恐懼，你會開始打量它、觀察它，跟它發生一些關係，甚至擁抱它，而當你的內心已經很強大，你還可以調戲命運。」

而在中短篇小說集《草民》中，他以人物群像的手法，講述了發生在閩南東石鎮的七個小人物的故事，讓自己回到「所有人」裏去，構成所有人，也由所有人構成。「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像一棵草，當你隨便在路邊拔起一棵草，拔起來的不會只是一棵草，因為它底下那一片草的根系都是相互連接、相互糾纏、相互支撐，

◆蔡崇達表示，阿小的故事寫出了香港在內地人心中的意義。



陳藝攝

蔡崇達：回到來處 才能抵達遠方

注定重新發明故鄉的一代



◆蔡崇達以「注定重新發明故鄉的一代」為題，引領讀者探尋生命來處。

也是相互構成的，這就是我們內心精神秩序真實的樣子。」《草民》中上一篇的人物也會不經意出現在之後的篇章中，這正是他在試圖探討每個人的內心如何彼此構成，「希望讀者從中看到我們如何成為他人精神秩序的一部分，他人又是如何構成我們的。」

此心安處是吾鄉

隨着時代的更迭，文學的定義幾經流變，而在蔡崇達看來，文學其實是人內心的紋路。「文學最主要的功能是陪同每個人回到自己的內心，直面那些難以自我理解和表達的、晦暗不明但又耿耿於懷的部分。」他續說，「文字的最高標準是準確，當我寫一本書的時候，不會先構想它應該寫成什麼樣，而是拚命用最準確的語言和形式去推進，當我抵達之後，自然知道它長什麼樣。」

在擁500萬冊銷量的《皮囊》之後，他沉澱了八年，「我很珍惜，也很緊張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思考文學是什麼，《皮囊》又做對了什麼。」其實，每年都有無數的人背井離鄉，也試圖在異鄉尋找自我內心的秩序，構造靈魂的容身之所，

《皮囊》正是引發了讀者源自內心深處的共鳴。「我們都是注定要失去故鄉的一代，因為整個產業鏈會把人們從小村、小鎮、小城中拽出來；而我們同樣是注定重新發明故鄉的一代，因為我們必須要找到內心的支點。故鄉並不是一成不變的，無數人不斷地把遠方帶回家鄉，不斷地構造一套新的秩序，並以此為內心的依靠。此心安處是吾鄉。」



◆蔡崇達為讀者簽書。

◆蔡崇達認為，作為內心支點的故鄉，必然是金色的。

蔡崇達的美好香港印象

聆聽

十年前，《皮囊》裏有個〈阿小和阿小〉的故事，那個對城市懷抱強烈慾望、處處嫌棄家鄉的香港阿小，正為少年時期的蔡崇達構建了關於香港的模糊印象——最美的天堂。他說：「我相信，這個故事應該寫出了香港在很多內地人、特別是青年一代心中的意義。在我成長的歷程中，香港意味着國際化都市，也是通向現代化和世界的橋樑，世界上最新奇的東西都在這裏，這裏寄託着我們關於未來、關於世界的很多美好的期望和想像。」

書中的香港阿小最後成為「斷了根」的流浪

者，融入都會的疲倦人群；而大學畢業後的蔡崇達，則去到了那個在想像中可以和香港比拚的北京。

十年後，當他宣布將赴香港書展舉辦講座時，仍有讀者留言問他：「你會來找香港阿小嗎？」其實他數年間已多次來港，結交新朋友，感知世界文學的變化，去年亦帶母親親來香港citywalk，他笑說：「我在這裏能看到一些書、一些論壇、一些講座、一些訊息，不經意間就會面向整個世界。而對我母親那代人來說，關於這個世界的所有美好的想像都在香港。她本來以為自己一輩子

都不會離開東石鎮，而因為我，她可以抵達她的夢想之地，她甚至在出發前會想像自己要穿什麼才能配得上在香港citywalk。」

故事中的理想與現實總有落差，他心中關於香港的美好印象卻始終未變。比起年少時的單純想像，如今香港帶給他更多的是思考，「年輕時，我們總會覺得夢想中繁華而瑰麗的未來可以輕易達到，但當你真正生活或者說生長過一段時間，便會知道，任何的優雅、美好和體面，其背後都是好不容易支撐起來的一個體系。為此，我們更需要付出努力。」正如他在《皮囊》一書中所寫的：「或許能確切抵達夢想的，不是不顧一切的狂熱，而是務實、謙卑的隱忍。」

余華：積極接受生活給予的緊張與鬆弛

◆余華與讀者們分享創作感悟。主辦方供圖

當代作家余華的新書《山谷微風》首發式日前在阿那亞·三亞舉行，余華在此與千餘名讀者分享創作感悟。

余華被坊間譽為「中國的查爾斯·狄更斯」，作品以批判題材出名，其早年創作的《活着》《許三觀賣血記》《在細雨中呼喊》等長篇小說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。近年來，慣於「把悲傷帶給讀者、把快樂留給自己」的余華卻常常與「鬆弛感」一詞同框，這讓中國諸多年輕人與這個已過花甲之年的「小老頭」產生共鳴，其採訪語錄時常在互聯網上走紅。



◆在戶外舉辦的新書首發式吸引了眾多讀者。主辦方供圖

據介紹，《山谷微風》創作時間橫跨40年，包括12篇今年剛寫成的散文，書名來自於今年4月發表的散文《山谷微風》。余華說，今年2月底，他來到三亞居住，建築物中的風、公寓陽台上的風、散步時的風，帶給了他不同的感受，也喚醒了他少年時對風的記憶，由此開始了這一散文系列的創作。

鼓勵年輕人趁青春勇敢前行

「緊張還是放鬆，都是生活給予的，什麼時候給予什麼，是生活的意願，我們沒得選擇，只有接受。」腰封上的這句話點出了這本散文集的「神」。余華補充說，我們要用積極的態度接受生活給予的東西，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。

緊張到焦慮、放鬆至「躺平」，余華關注並理解着當下人們所處的困境，並嘗試給出解答。他認為，首先要正確看待緊張與鬆弛之間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，「如果感受不到緊張，我們也就感受不到鬆弛，二者沒有好壞之分，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。」

這一觀點體現在余華的創作中，小說或悲傷或諷刺的文風與《山谷微風》中輕快的表述大



◆余華新書《山谷微風》。主辦方供圖

不相同。余華的回應則引發一陣哄笑，「大家說我常把讀者寫哭，其實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也哭，但是我寫《山谷微風》的時候沒哭，散文篇幅較短，還沒來得及沉重就已經結尾了。」

年輕讀者們渴望從余華身上學習獲取這種「鬆弛感」。余華表示，當人擁有了豐富的生活經驗，在緊張中「浸泡」的時間夠久，自然就鬆弛下來了，「我的年齡讓我掌握在緊張和鬆弛之間進行選擇的技巧。」

由此余華鼓勵年輕人不要怕遺憾，保持積極的人生態度，在正青春的時候勇敢地探索前路。

◆中新社